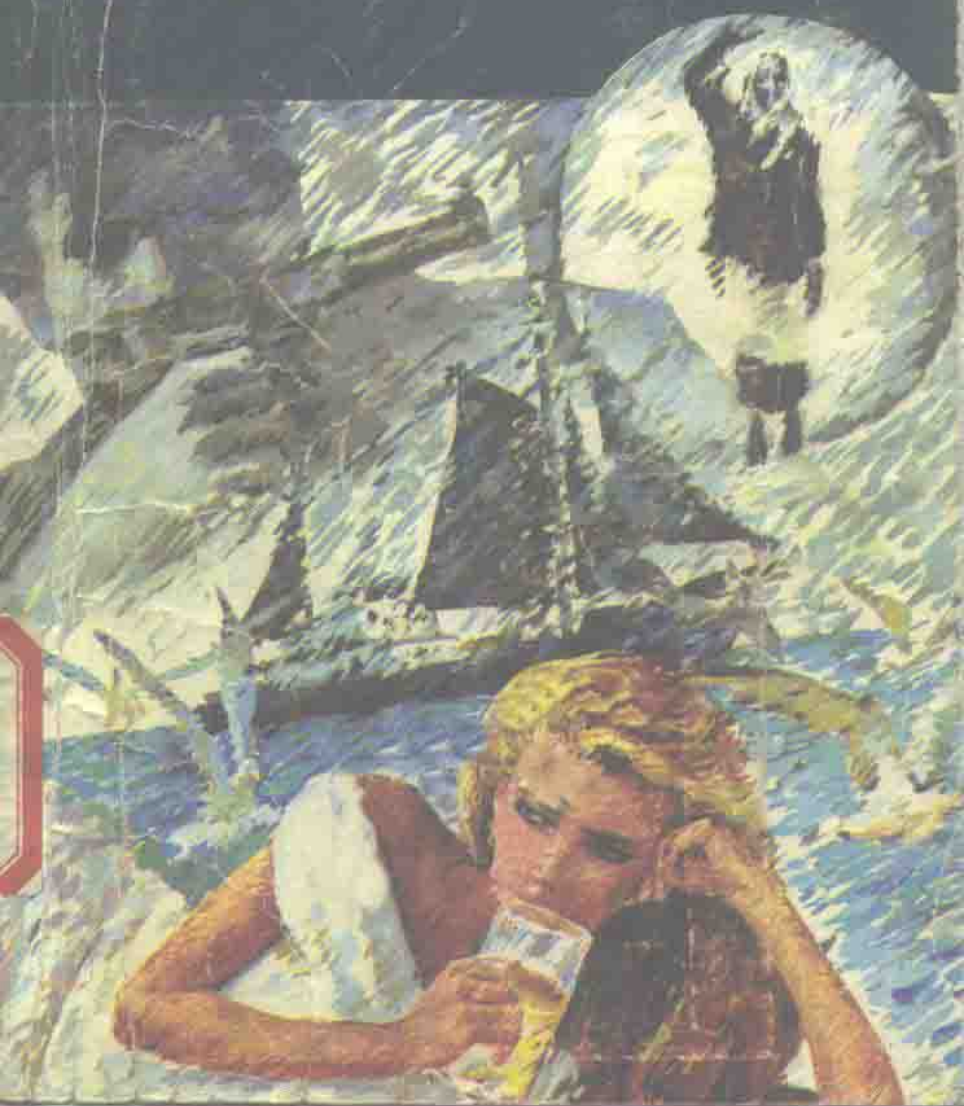


环球大追捕

(法)让-路易·科特。李翊 筱明译



• (法) 让—路易·科特

环球大追捕

• 李 翊 筱 明 译

• 湖南文艺出版社

环球大追捕

〔法〕让——路易·科特著

李 翊 筱 明 译

责任编辑：袁世捷

*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

（长沙市展览馆路3号）

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1986年8月第1版 第1次印刷

字数：170,000 印张：7.75 印数：1——15,500

书号：10456·121 定价：1.30元

新书目：86——9

“希望”号的轮机声突然一下减弱了下来。这种现象不足为怪，因为比起它在河里推进的旧平底船体来，它更旧更破。螺旋桨停了几秒钟，然后，又缓缓地转起来，刚好使船体不致打横，或者被水漂走。

天亮不久，玻利维亚的烈日就烧红了灰蒙蒙的水面。水的一边是狭长的半岛，上面长满荆棘；另一边是白茫茫的沼泽，反射出强烈的日光。

舷窗口显出了一个人影。一个不安的声音问道：

“是军人吗？”

河流两边一片沉寂。天清地静之中，突然传来几声马嘶。马嘶的地方离船不过两百米。

“就算是土匪，我们也完全不会有危险”。“希望”号的船长回答。他也和其他人一样缩在舷墙下面。

也许是为了使自己放心，他又加了一句：

“他们的将军拉米雷待我如同兄弟。我给他帮过不少忙。”

他身体肥胖，汗流不止。上身穿一件补过的衬衣，下身套一条油渍斑斑的长裤，脚穿一双打了油的旧皮鞋，有一只已经裂开，用线缝着，看得见里面的脚趾头。他是一个混血儿。那张营养很好的圆脸上，一双眼睛总是显出提心吊胆、小心戒备的神情，稍有动静，便变得惊恐不安。因此，四分之一世纪以来，他驾着“希望”号在这个空寂、闷热，一直通到安第斯山脚下的水域航行时，从未遇过不测事件。

而这类事件在此地是经常发生的。这次，可能是拉米雷将军领导的土匪，也可能是巴西的强盗，某帮外国海盗，或者在荒凉的辖区巡逻的武装警察……毕竟有那么多人从未得过混血儿的好处！

他小心地佝着腰，不让身子超出舷墙，走近一个男人，轻轻地在他膝上点了一下：

“您不害怕吧，亚郎先生？”

“不怕。”那人回答。

“也不为小姐担心？我一下就看出来了，您和她很好……”

“您弄错了。”那人说，“我们只是您船上的两名乘客。”

“……而且，是去同一个地方。”

“是的。”

蓦地，船后部的箱子、家禽笼和棺材堆里，传来一阵响声。正当声音慢慢地平息下来时，又传来一声粗鲁、短促的呼唤……

“这肯定是土匪。”混血儿指出，“要是士兵们，早就露面了。”

“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还等什么？为什么不快点开船？”

“得得到他们的允许。”

“我想您是他们的朋友。”

“有几次，他们要我帮点儿小忙……”

“他们作决定，要很长时间吗？”

“谁也不知道，亚郎先生。绝对没人知道！”

混血儿不是那种能让拉米雷将军在愉快的时候发命令的人。何况，在他的目光里，对利益的担心开始超过对无聊的担心。因此，在他看来，时间毫不重要。

“您熟悉这个地区吗？”他小心翼翼地问。

“我以前搞勘探时来过。”

“勘探石油？”

“是的，石油。”

“那么，您自然是为生意上的事来这里？”

亚郎漫不经心地点点头。在思想上，他距这个梦幻般的世界有千百里之远。他戴一顶宽沿帽。帽子下边，露出一绺灰发，身上穿的白棉布衣服又脏又旧。他的眼睛是蓝色，目光深邃，时刻象在沉思。他的外表十分沉着冷静。

“没带一件行李，”“希望”号的船长曾注意过亚郎，“腰间贴肉插着一把长手枪。大概，是一个潜逃的海盗，想找个藏身之地，让世人忘记……”然而，面对衬衣盖住的手枪，不宜过于匆促地作结论。

“您会看到蒙特拉面目大变了。”他卑躬屈膝地碰了碰亚郎的膝头，好象表示歉意似的，“您一定也去过这座城市，是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亚郎回答。

“在您来的那个地方，您没有听人说起地震吗？……”

“听到了。我听说了这事。”

“死了好几百人，亚郎先生。而且军管当局还没有完全透露真实情况。实际上，成千成千的尸体在夜里被埋进矿洞里。今天，蒙特拉确实是一座死亡之城……还待在那儿的人

一心想离开，一个个急得象下沉的船上的老鼠。您要是明白我的意思……”

他等了一等，一则希望对方来接过话头，二则想让下沉的船的图象引起这个外国佬的注意。不过这人缄口不言，他便只好说下去：

“有本事的人检测了每天中午从山上吹过来的气流，认为古老的萨洛托火山爆发不爆发，还不得而知。”

“要是那座火山能爆发，它早就爆发了。”亚郎指出。

混血儿满意地笑了。这也许是多了解他的情况的办法。

“这没有人证实过，亚郎先生。”他说，“从上个月大地震起，没有一天停止过小震，以至于当局决定在整个蒙特拉地区实行军事管制法。您自然知道，军人们……”

“……他们很忙吧？”

混血儿冷笑几声，殷勤而认真地说：

“您可以这么说，很忙，亚郎先生。要把您拉到墙边上快得很，您都想象不到……通常，只要他们认为您是个趁火抢劫的，那您就死定了，甚至临死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。”

“军人们干什么，我可不感兴趣。”亚郎说。

“那当然，那当然，亚郎先生。”混血儿忙不迭地说。

“当人们象您这样，有手续完备的证件，又有一门好职业……”

他停住话，朝舷窗外望了一眼。在这里那里分割成土柱状的赭色土岸上，没有任何动静。他叹息一声，又在亚郎身边坐了下来。叫人觉得无聊的事，是和这些木讷寡言的外国人在一起，永远别想知道他们的脑瓜里在打什么主意。这个

人倒是显得不讨厌，不过他衬衣里面的手枪，以及眼里有时闪现的神情，使他显得比老牛皮还要难嚼。因此混血儿沉默了一阵后，又冒险说开了。

“肯定，您将发现蒙特拉面目大变了。”他说，“矿井一关闭，景况就凄凉了……”

他往灼热的甲板上吐了一口痰，又夸张地补充了两句，准备过渡到可能的话题上来：

“啊！可以说，锡都已经完了！到处是废墟。一到夜晚，街上就空寂无人……”

另一个一声不吭，这使他大失所望，他指着船后部堆着的箱子和棺材，说：

“瞧，那是唯一给蒙特拉带来金钱的东西：食物与死亡。那些箱子是运给军人的。他们把里面的东西一半分给老百姓，一半拿到黑市卖给老百姓。棺材是运给克拉梅兄弟的……”

他显得稍稍迟疑了一下：

“您认识克拉梅兄弟吗？”

亚郎缓缓地摇摇头。

“两位非常可敬的商人。”混血儿谨慎地说，“不大随和，可是很……这些棺材是专为他们在亚森松订制的，里面衬了铅皮，非常……如人们所说，非常舒适。克拉梅兄弟把它们卖给最后一批阔佬。他们希望有个圆满的归宿，也就是说，避免埋进公共的坟坑。空的运去，满的运回……呵，这就是生活，对吗，先生？……”

他勉强笑了几声，悄悄地划了个十字，补充说：

“眼下去蒙特拉，真是疯了。夜晚，安第斯山的猛禽飞

下来，沿墙磨着它的利爪，翻掘着那些填满死尸的该死的矿洞。先生，我给您肯定，一到晚上，人人都怕得发抖。至于我，连一个钟头都不愿在那里待，即使有什么事非干不可，而且可给我带来……”

“可还是有不少人住在那儿嘛。”亚郎提出异议，“人家告诉我有一万多哩。”

“如果您把印第安人算进去，那当然有这么多。”混血儿轻蔑地说，“不过，有钱的人差不多都走光了，留下的只是些穷光蛋……以及那些，当然，那些不愿离开的人。”

“为什么不愿离开？”

“为什么？”混血儿重复了一句，“当然是因为他们害怕引起人家的注意！不过对那些人，先生，最好别谈论过多。”

在那双上了油的皮鞋的裂口里，他的脏脚趾因为害怕，也因为舒适而发抖。他的湿润的手又开始轻敲亚郎的膝头，表示歉意。

“那些人来蒙特拉有二十多年了。他们都很好，很自在，不过他们待着不走，真正的原因，人们不清楚。有些人有时去阿根廷或巴西走一走，但最终总是回到蒙特拉。关于他们，人们说……”

“这就是您所说的‘别谈论过多’？”亚郎低声问。

“……人们说，他们在战争期间罪行累累，有人还在寻找他们，要给以惩罚。”

他停住话，身体不寒而栗，匆匆往四周扫了几眼。这是不是对方所希望了解的呢？

“战争罪，亚郎先生，怎么想象得出，有人竟可能被指

控犯了这种罪?!”

“大概是因为有些行为仍被看作谋杀，即使是在战争期间。”亚郎回答说。

这一回，他注意四周的动静，倒不是怀疑隔墙有耳，而是出于小心谨慎的本性。

“是的。”混血儿表示同意，“他们把成千上万的人关进集中营，然后又把他们杀死(他做了个亲切随便的手势)。不过这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了，而且是在战争期间。在我们国家，先生，每当闹起革命，人们就互相杀戮，可是事后谁也不找谁报复。眼下，在蒙特拉，每夜至少有一场暴乱。谁也没想到提供许多金钱……”

他收住话，好象改变了主意。他给人的印象，有如一个被赶入布雷区的人。

“我猜想，”他说，“您准备提供一笔钱，来取得那些人中某一个的脑袋吧？”

“不是。”亚郎说。

“真不是，先生？”

“真的不是。我们别瞎扯了。您最好还是把机器开起来。这里热得要死。”

混血儿作了最后几个表示歉意的动作。他已经走得够远的了，再走下去，不可能没有危险。为了在这个鬼地方保持兴隆的生意，他尤其要对任何人小心谨慎。这个男人与一个姑娘、几个印地安人一同坐他的船。在整个旅途中，他没有一次放任过自己。也许他寻求的只是安静和忘却。

在这艘泊在江心的船上，人们热得透不过气来，热浪从咄咄作响的浑水上方向他们袭来。烈日以其炽焰烧烤着“希

望”号带侧栏的老式甲板、翘曲的舷墙和灰绿色的舵楼。人们所能干的事，就是等待。突然，一个男人骑着一匹瘦骨嶙嶙的母马，出现在岸上的愈苍木丛里。他拿着枪，枪口朝上。只见一缕白烟从枪口冒出，随即传来了子弹的爆炸声。

“祝拉米雷先生身体好！再见！”混血儿边叫着，一边向那人打着友好的手势。

他大步走进机舱，舱里臭味难闻。开始响了几声不大的钟声，接着古老的螺旋桨开始搅动江水，把江底的淤泥也翻起来了。在箱子和棺材后面，为数不多的乘客满不情愿地露了面。有一对混血种夫妇，样子象犯人；几个头戴杂色毡帽，沉默寡言，表情严肃的印地安人；几个充满惊奇与恐惧的孩子。他们刚才缩在阴暗的角落里，热得焉头耷脑，现在，在“希望”号甲板上，又恢复了生气。在轮船后部，一踉踉棺材之间，一动不动地悬系着一张张空吊床。乘客们就是在这些吊床上过的夜。从这个腐臭的地方传来汗气、禽粪味，与淤泥的气味混合在一起。没有一丝风从遥远的地方吹来，驱散一点热气。岸上，没有半点生命的迹象。只有一些地衣似乎在目送“希望”号远去。它们那种黄色叫人看了不舒服。

亚郎倚着舷墙，想着劳拉，听见她在吊床后面整理东西。迄今为止，他的计划一直如预想的那样进行。两天前，这位姑娘在亚森松下了飞机，随即让人把自己带到码头，上了“希望”号。从表面上看，有关蒙特拉地震的消息并没搅得她心绪不宁。

在江上旅行的头几个钟头，他们仅满足于互相观察。接着，由于他们是唯一的白人乘客，他们便不可避免地接近

了。亚郎本不想与她接近，可是，对方是一个天生健谈的姑娘，而且一同关在一个狭小的、漂流的天地里，又有什么别的法子可想？

他感到她朝自己走来了，马上换上一副冷漠的表情。可 he 总觉得自己的面部在违背自己的意愿。对他来说，这成了一件新的、叫人难堪的事情。他大概会把这种感觉视为无能的表现。但自从他不得不与她谈话以来，他就觉得自己的面部表情不自然，他现出的总是一个猎手惯有的表情。挖陷阱，设圈套，这种表情完全适合，而面对一个充作诱饵的女人，这就不合时宜了。

她来到他旁边，也倚在舷墙上。他低着头，望着往后流去的江水，想到了先他而行的朋友乔斯。他的右脸颊上，有一块肌肉开始抽搐，他不得不用手去摸。这个平常的动作引起了年轻女人的注意。她打量起他来，就象人们注视着动物，想把它逮住一样。她穿一双小巧玲珑的高跟鞋，一件领口开得很低的浅色丝质连衣裙，胸部别着一枚首饰别针，是一只金鹰，钻石做的眼睛。她秀气而优雅。这个始终酷热的处所，不是她应该待的地方。

“那土匪真的朝我们开枪了吗？”她问。

“没有。”亚郎说，眼睛始终盯着波光粼粼的江面。

“您认为我们有没有运气，今晚到达蒙特拉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

她把他从头到脚打量了一下，又有点开心，又有点轻蔑地问：

“我是不是让您讨厌了？”

“是的，有一点儿。”

“是不是因为我昨晚跟您讲的有关我生活的那些话？”

“您上那儿去找什么？”

她笑了，转过身来，靠在舷墙上，头稍稍向后仰，以便清楚地看到他的脸。

“您真傻，”她亲切地嘲弄说，“夜总会的舞女并不一直都是危险的女人。至于我，我决没有感受到……”

她说的话，他根本没有听，从他们开始旅客间那种平常交谈时起，情况便是如此。令人难以置信的是，这个姑娘居然无视他立即对她尽力表露出的冷漠、甚至轻蔑的表情。是不是因为他年轻，最多才二十五岁呢？是不是因为他有一头金发，一双北欧人的蓝眼睛呢？或者，也许是因为他愿意正视一切可能发生的事情：热病、毒蛇、侮辱等等的神气呢？仇恨一个民族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，就和希望上百万人死亡一样，不表示任何意义。人们可以从整体上仇恨一个国家的人民，然而却无法蔑视它的任何一个代表。由于恰恰是这个姑娘迫使他认识到这一点，所以他觉得烦恼。

“当我们进一步了解后，您和我……”

她说着，不停地说着。“当我们进一步了解后……”好象他并不了解她的全部情况似的：她的出生，她作为捡来的孩子的命运，她在一家德国教会学校受的教育……直至她在成为一家小夜总会的舞女之前所干过的各种职业。在亚郎的头脑里，一切都分门别类，井井有条：日期、地点、事实。凡是与这个德国姑娘有关的事情都记在里面。他本有许多理由来证明他的仇恨正确。他并不是偶然进行这场冒险的。起初，他对这个姑娘的看法是明确的：劳拉并不单单是一个被人捡去的孩子，而是纳粹战犯门格尔大夫的女儿。她本人虽

不知这些细节，以为自己生下来就是孤儿，但这无关紧要。她是亚郎追查的杀人犯的女儿。正是为了那个杀人犯，他才设下这个陷阱：以“为离散家庭寻找亲人组织”的正式名义写信给女儿，告诉她她父亲可能在蒙特拉，并请她前往该处辨认。

此后，他根据夜总会一个小舞女的心理而形成的想法不断得到验证。这姑娘万万没有想到，这竟会是一个陷阱。她在陷阱里越陷越深。亚郎唯一的过失，如果有过失的话，就是没有作足够的准备，来面对这个风华正茂，积极主动、对旅途终点等待她的事情明显地一无所知的姑娘。

亚郎不是一个凶残的怪人。任何一个正常人身上有的辨别力和理智，他身上也有。他既没有过疯狂的举动，也没有过暴躁的经历，更没有为所欲为，走极端，干一些过激事情。在仇恨这种感情上面，他和任何心智正常的人一样，感受到一定的困难。这大概是因为他从小生活在灵魂是善良的观念里，对隐秘的苦恼一无所知。他的双亲虔信上帝，诵读圣经。他受了他们坚定的信仰的熏陶，未来的生活看来一帆风顺，也就是说，生活非常安宁。

仅仅是在一九三六年和一九三七年前后，战争的威胁开始叫欧洲微微战抖的时候，他才有了变化。他发现，对于舆论已经称作“杀人犯”或“刽子手”的人，他还没有明确的概念。没有任何犯罪的样板来给他的判断作参考。他只知道有即便犯滔天大罪也无所谓的人，也有被上帝从而被正义谴责的行为：这种神秘的力量突然攫住某个人，把他一下变成恶魔。

亚郎未曾想到，这种发散火药味的力量竟会成为一种统治系统。一如许多正常人，他在那个年代说过：“战争不会爆发。战争是天大的蠢事。”毫无疑问，战争是件大蠢事，然而它还是到处爆发了。于是他想象以某种方式来反对战争，既然它是件蠢事。因此，他开始为和平而斗争。不过即使如此，他也没坚持多久，因为他和当时的许多朋友一样，实在不愿去杀人。

当然，这并不能禁止他出发参战；有机会时，他也在战斗中杀死几个敌人：为了和平日子的最终到来，死一些人总是必要的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这是确实的。这允许人们体验对敌人的愤怒。人们觉得忘掉这些愤怒是高尚之举，于是马上把它忘记。

因此，亚郎和当时所有的正直人士一样，虽然变化很大，却仍是一个脆弱的人。真正的战争，也就是说，他发现的毁灭性的死亡营，象无可忍受的痛苦一样伤害了他。他从不相信这种设施可能存在。甚至在他参加战斗时，他也想象着大众安居乐业的图景。人、战略、远处隆隆的炮声……交汇在一起。不是，战争远不是愚蠢的事情！神秘的力量不是魔鬼的某种表现，而是别的东西！

发现这个有着冷漠无情的逻辑的世界之后，正直的亚郎两眼变得黯淡无光。他觉得头晕，好象有人突然把他打昏，仍在那里不管。然而这仅仅是开始。直到他回到家乡，看到祖宅变成了一片废墟、几座坟墓，他的转变才告完成。显然，在他的家乡，尊严与正义没起任何作用：杀人犯与刽子手经过那儿，把所有的老人带到一座不大的栗树林里，当着沉默的上帝的面，把他们倒吊起来，直到吊死为止。

在家乡这座平常的小树林里，在这些同样平常的坟墓旁边，亚郎终于成了一名男子汉，这也就是说，他象一个临产的妇女那样呻吟、哭泣过。而他走出树林，仅仅是为了跟循唯一的孩子：仇恨。

他当上追查战犯的人，主要是为了它——仇恨。他不依赖任何人，始终自由行动。国际间谍组织既不指望他帮忙，也不惧怕他什么，因此对他的情况一无所知。和在南美洲进行这类追查的专家乔斯朋友一样，他的任务是查出并清除战争中的罪犯。他的高挑身材，沉着而持重的风度，有点象教士：一个一心惩恶安良的无情的神学家。

“希望”号在江心慢腾腾地往前行驶。蒙特拉已经不远了。在那里，河床变浅，船也不能再往前行驶。那座死亡城市的猛禽已经发现他们，在高空悄悄地跟着。

“克隆贝小姐……”他一直感觉到她待在自己身边，有点厌烦了。

可是她以惯常的机敏打断他的话：

“昨晚，您可是叫我劳拉的。”

“好，好，劳拉……”

这样称呼她，他的心怦怦直跳。在甲板上的暗处待着，又乏又脚，与此时顶着烈日站着，是截然不同的两码事。由于他没有立即说下去，她便靠近一步，说：

“我听着呐。您要说什么呢？”

他头脑里想着什么就说什么：

“我们才认识不过十来个钟头。”

“还有呢？”她反驳说，“那段时间，我们是怎么过的

呢？您和我一样，不都为能够遇到一个说说话的人而高兴吗？”

“可是我生性不太容易亲近。”

“可谁又提到亲近呢？我们一块旅行，交流一些思想是很自然的事情。总不能缩在一个角落里，孤单一人打发时间吧。”

她总是这种性情，这种爽快的说理，这种讨厌的小女孩的机灵！有一阵子，他寻思是否有必要把这看作女性的惯用手法。总之，她不可能如此轻易地落入这个相当明显的圈套。她不可能不考虑前途，对自己提几个问题。他强使自己转过脸去，仔细地打量她……并且对她楚楚动人的微笑予以回报。

不，她绝不可能有半点私下的盘算。

“给我讲讲您的过去吧。”他含糊其辞地说。

“我已经跟您说过了。”她摇着耳环回答，“在亚兹戴克夜总会的舞女表上，我是二等角色。我们遍体涂上一层金色……”

他轻轻地打断她的话：

“不。您不如给我讲讲您出生的那个国家。只要看看您的头发、眼睛……”

她莞尔一笑：

“德国？可我昨晚也跟您说过了。我到美国时才两岁。我想，正好是在战争爆发之前。我完全不熟悉的东西，又怎么记得起呢？”

他又打量着她。这一回，他们两人都没有吱声。这是完全的沉默，危险的沉默，因为他觉得他把一种恐惧传给了年